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设计：白弋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1　邮箱:1365664999@qq.com

书里书外

华应龙的“悖论”

朱永新

前不久，在华应龙张罗的一个聚会上，他宣布自己的一本名为“我不只是数学”的新书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够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快乐地应承下来。我说，我要写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华应龙，要写一个“情种”华应龙。

华应龙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他是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走出来的，他对那片土地的哺育之恩一直难以忘怀。虽然来到北京工作后，他的天空更大了，但是他就像一只风筝，线一直拴在海安的那个小学的校园里。我一直感觉他就是海安教育界在北京的办事处，他曾不止一次为家乡的教育找我帮忙。

华应龙十分重视与朋友的感情。在课堂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华应龙。他干工作不马虎，处朋友真性情。对提携、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充满感激之情。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应龙对数学的一往情深。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很霸气，叫《我就是数学——华应龙教育随笔》。是的，他是为数学而来的，是为数学而生的。他十分热爱数学，数学一直是他生活的中心，所以，我说，他是数学学科虔诚的传教士。

那么，华应龙为什么又要写一本《我不只是数学》呢？我曾经听他讲过数学历史上的三个悖论。这三个悖论，也是数学发展历史上的三次危机。

第一个是毕达哥拉斯悖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基础是“万物皆数”，而“一切数均可表示成整数或整数之比”则是这一学派的数学信仰。但$\sqrt{2}$这样的数是无法用两个整数的比表示出来的，因此产生了“无理数”这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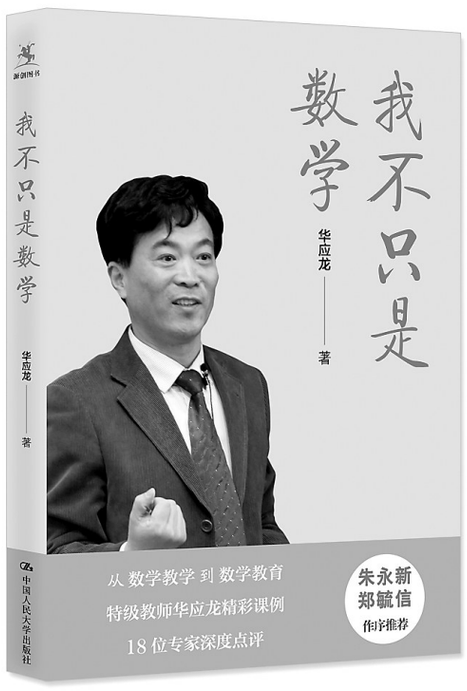
第二个是芝诺悖论。这个悖论提出，若慢跑者在快跑者前一段，则快跑者永远赶不上慢跑者，因为快跑者必须首先跑到慢跑者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慢跑者的出发点时，慢跑者又向前跑了一段，又有新的出发点在等着他，有无限个这样的出发点。这个悖论直接导致了微积分的出现。

第三个是罗素悖论，又称理发师悖论。即理发师只为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他是否给自己理发？对此人们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促成了集合论的诞生。

华应龙讲这三个数学悖论是想告诉学生，规律的王国是有国界的，往前跨越一步，可能就是谬误。

其实，从《我就是数学——华应龙教育随笔》到《我不只是数学》，也是华应龙的悖论。而这个悖论，也可以视为华应龙对自己的又一次超越。

《我就是数学——华应龙教育随笔》不仅透露出他对数学的挚爱和自信，也透露出他以数学为中心的人生趣味；而《我不只是数学》则透露出他超越数学学科的局限，用大教育的理念来关照数学，透露出他从关注学科到关注人、关注人的成长的转变。



《我不只是数学》
华应龙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华应龙喜欢博览群书，光是《老子》就已经读过不下20个版本。他经常用哲学的方法来讲述数学。他喜欢诗歌，他的数学课也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曾经说，他一直在思考：“数学课怎么才能上出文化的味道？”他要做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数学教师。

华应龙有一节堪称经典的数学课“规律的规律”。这是一堂复习课。他打破了教材原有的教学目标，不是带领孩子们回顾和巩固规律，而是鼓励他们主动怀疑和打破规律。在许多老师和学生看来，数学就是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确定的。但是，华应龙在课堂上明确地告诉学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都是有范围的，可能在这个范围里是对的，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问题不可以绝对化，要随时修正。”最后，他以“规律的王国也是有国界的”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不仅孩子们意犹未尽，听课的老师们也感到非常震撼。

华应龙在讨论自己的这节课时说过一句话：“优秀的数学教师一定要有很高的视野，要跳出小学数学看数学，要跳出数学看数学，要用哲学的眼光看数学。数学教师要想上出具有文化味道的课，要有一定的数学专业基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我就是数学’的心态，能让一位数学教师与所教学科合二为一，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华应龙比许多优秀的数学教师更优秀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不只是数学’。跳出数学看数学，跳出学科看学科，这样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是华应龙的‘悖论’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灯下漫笔

用语文温暖教育

——读《六说文学教育》

戴柏葱

多年前的某一天，笔者有幸在温州大学图书馆聆听陈平原教授题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的演讲。那一晚，陈教授站在发言席前，侃侃而谈，系统而又精彩地讲述战火纷飞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故事。也从那天起，站立着演讲的陈平原教授，从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书生意气》等文字里，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

《六说文学教育》（陈平原　著　东方出版社）一书的出版，似乎出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北大钱理群、郑也夫、章启群、陈晓明等很多教授关注中学教育，原因不言而喻：我们的中学教育，存在不少问题，而大学往往是这些问题集中“发作”的地方。而陈平原教授的《六说文学教育》，关注点是“文学”教育，书中六说各有侧重。

校园里的诗性

在第一说“校园里的诗性”中，陈平原教授说，“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最大的感叹是，人文学科的地位正在逐渐边缘化，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殊不知，中学阶段的校园，也极少有诗意。

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悲哀的事情。陈平原教授说，反省“当今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了”。

而“温情”“诗意”“想象力”，集中体现在诗歌中。

我以为，学习诗歌，写作诗歌，不仅应在大学生中提倡，更要在高中阶段提倡，因为诗歌与学生语文学习的关系密切。

诗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练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学习写诗歌，远比写作文要轻松容易得多。也许学生们的诗歌写得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至少可以让自己满意。因为只要我们多做一些鉴赏工作，并了解一些基本的诗歌创作方法，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学生是能写出一些像样的诗歌作品的。而且我们在语文学习中很难找到的成就感，也能在诗歌中找到。

诚如陈平原教授所说：“热爱诗歌，并不一定‘圣洁’，更多的是代表着青春，代表着精神，代表着梦想！”

俄罗斯著名诗人库什涅尔曾说过，“生活中的一切都能用诗歌描述”。有很多人把库什涅尔的作品称为“日常生活的诗”“观察着身边的一切”。只要我们恰到好处地指导学生，也让他们用诗歌描述“生活中的一切”，也许“诗意”“温情”“想象力”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歌里。

语文之美与语文之责

语文是什么？这个本应简单明确的问题，现在反而越来越复杂了。究其原因，竟是诸多专家以“一己之见”给它强加了很多的“内涵”。

书中陈平原教授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一文中说：“‘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他说：“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

然而，我们很多语文教师早忘了“语文之美”和“语文之责”，把它完全等同于其他学科。诚如陈平原教授所言，语文教师比其他任何教师更容易被追怀，倘如语文教师们都能懂得“语文之美”和“语文之责”，如果语文教师都能带着学生们，发现表面上看似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那么“语文之美”就在其中。而“语文之责”则在于“不仅是读书识字”，还在于“引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

“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

陈平原教授的这些话，振聋发聩。

笔者依然记得自己所读的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的话：“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这句话生硬而又霸道，其实只要换个表述方式，加上一些话，就好听多了：“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但我们不排斥学生成为作家！”就像我现在在中学从事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我也常常这样告诉我的学生：“语文学科的学习，不是为了培养诗人或者作家，但我不排斥你们将来成为诗人或者作家。”

陈平原教授说：“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可惜我们的现实情况即是如此。从小学到大学，似乎教育的方式越来越讲究技术和科学，总体教育实力是明显提升的，但也慢慢失去了教育的温度。陈平原教授说：“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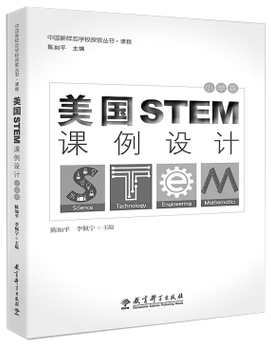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浙江省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新书速递

《教育中的对话艺术》
孙建锋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话的艺术。特级教师孙建锋基于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从与学生、与教师、与文本、与自我对话的艺术四个方面，总结了教育中的50个对话技巧，帮助一线教师实现有效沟通，提升教育教学能力。50个对话技巧，源自一线教育教学实践，好懂易学。作者紧贴一线，既分享鲜活的教育案例，又分享亲身实践过的沟通智慧，助力一线教师做一个会沟通的教师，开启幸福教育之旅。

《美国STEM课例设计（小学卷）》
陈如平　李佩宁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近年来，STEM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受到了中国学校、家长的热捧。它整合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思维方法，通过解决真实问题，融合了写作、社会学、艺术等学科内容。旨在通过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前，国内的STEM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学校还未有适合自己的课程，引进美国的STEM案例并进行本土化改良，对于指导中国的STEM教育具有实践意义。本书的课例设计按年级分类，每个年级有8或10个课例。每个课例都从课程背景与目标、课程领域、建议年级、建议时间、课程任务、教学过程等维度进行介绍。本书每个课例都配备了评价量规，用于指导教师和学生明确高质量学习要求。

专家视角

探寻当代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象

——读《大学的意义》

刘铁芳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大学，一所伟大的大学并不在于其楼宇与规模的宏大，而在于其所昭示出来的精神格局的伟大。“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着，以烛照社会之方向。”（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一所大学的格局来自大学师生所敞开的精神气象，其间校长自身的精神格局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近年来，英美语言文学研究出身的蒋洪新教授作为湖南师范大学校长，从学校实际出发，兢兢业业地探索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气象。

他的新著《大学的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紧密围绕大学理想，聚焦教书育人和学生成长，付诸实践：其一，大学为学生。大学要始终将学生的成人成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充满希望、人生出彩的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个体通过对美好事物的体验，集聚起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实现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构成个体成长的方向与动力。蒋洪新强调，要真正把学生看作大学的主角，通过关爱学生、聚集良师、完善课程，使学生体验学习成长的快乐，感悟读书带来的充实与愉悦，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其二，大学出大师。好的教师是一个学校发展的机缘，也是学生生命历程中的幸运。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乃是从游的技艺，大鱼带着小鱼游。”某种意义说，大学之大就是大师为学生所开启的知识空间与人格理想。因而，大学老师应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以勤勉严谨、独立思考、自由探究的精神与品格，引领学生追寻真理。

大学有精神。大学的精神首先是其作为“大学”的精神。大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与象征，一所大学首先是“大学”，才可能是好的大学，作为大学校长首先要接续人类大学的精神理想，而不是自闭于个人想象。作者以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理想开篇。这位活跃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家认为“大学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纽曼认为，大学的目的不止在于发展人的理智，更在于“培育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教师应当率先垂范，在大学共同体中与学生和谐相处，通过启迪学生阅读经典，唤起、激励青年人探究真理、自由和美德，永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机活力。

其次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办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学当然应该有中国大学的风范。中国大学不仅要面对中国问题，更要弘扬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精神，接续民族命脉。立德树人是中国大学的初心和使命，大学的一切工作要聚焦到育人的本质上来。作者认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努力培育具备人的整体素质、共同价值观和审辩式思维的全人英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中西方对于大学精神的阐释，作者引用《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论述和雅思贝尔斯“大学旨在培养整全的人”的观点，提出中国大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学科实际，在注重学科前沿知识讲授的同时，引导青年学生积极理解时代与社会，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促使学生把个人命运融入社会发展与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蒋洪新认为：“大学是学府，校长应该爱学问，做学问，并且是有学问的人，这样他才更加理解、尊重和热爱做学问的人，从而将大学带向更高的水平和境界。”

第三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精神。“日新之谓盛德。”大学的宗旨是以对知识与真理的无上追求，其必须与时代相呼应，涵育广博充实的生命，推进民族社会的发展。这种当代性体现在大学民主制度的建设。书中，作者围绕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具体目标，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紧密结合新时代新要求，遵从《大学章程》，推进人才培养改革，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快机制体制创新，密切与政府和社会协同互动等诸多有益经验。大学的当代性最终体现为如何紧密围绕‘四个服务’战略目标，把自身发展同国家、地区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紧相联，深度回应现实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蒋洪新密切关注大学服务社会，注重大学改革，推进前沿研究，关注智库建设，以增进大学的活力。他认为师范大学在向综合型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教学科研、图书资料、实验场馆、信息技术等方面与社会、与城市的共建共享，提升学术境界和办学水平；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师范仁道，拓展师资培训范畴，创新师资培养模式，成为带动地区基础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的强大引擎，为区域和国家教育持续发展打造坚实基础。

正如书中开篇提到的，办学育人要在‘学中思，思中干，干中又学，学中又思’。蒋洪新就是这样一步步扎根到教书育人的大地之上，执着探寻当代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象。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留学浪潮如何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田山俊

留学活动是国际文化及教育交流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虽然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较量从未消失，并在近年来有所升级，但任何国家对高深学问与真理的追求都始终一致。19世纪初，大量美国青年开始涌入德国大学求学，这一浪潮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的德国大学凭借何种魅力持续吸引了万余名来自新大陆的青年学者？是怎样通过他们把德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和大学理念传播到美国？这些美国学人又是如何结合本国实际，推动美国高等教育走向繁荣与发达？梁丽博士的新著《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1815—1917）》（河北教育出版社），透过历史的视角回答了以上问题。

该书以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学人的留德浪潮及归国后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19世纪美国学人留学德国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动因，分析了不同时期美国学人在德留学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其历史价值。同时，该书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对美国学人归国后的教育及学术活动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从理念和实践两个维度归纳出留德美国学人归国后的活动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书中内容在以下四个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探索。

第一，著作专门以留德美国学人的留学及教育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国内外均有一些论著研究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大多数只是将留德美国青年视作两国实现教育交流的方式之一。但鲜有专门把美国学人的留学活动及其归国后的教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著作；也缺乏以留德美国学人的经历为切入点，分析其对美国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

第二，对文献史料特别是外文文献史料的把握较为充分。由于年代久远、时局动荡等多种原因，想要确切地掌握留德美国学人的数据非常困难。该书借助莱比锡大学历史学博士安雅·沃纳所整理的莱比锡大学和哈勒大学的学生注册记录，重新整理了留德美国学人的年龄、来源、专业、宗教信仰等详细信息。同时，对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深刻影响的留德学人的信件和传记也被充实进来。

第三，西方大学史和学术交流史相交融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该书借助西方大学史和美国现代大学崛起史的宏观视角，对19世纪美国学人留德浪潮的历史价值做了较为透彻的诠释。

第四，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经有通过留学活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后重新重视留学工作，目前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双向留学活动大国。但客观而言，当前我国国际教育交流活动还存在数量庞大而质量不高、留学目的不明确、归国留学人员安置与管理力量松散、高等教育机构受益不明显等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有效进行和建设国际一流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该书在大学国际性的视角下探讨留学者及其教育活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国际教育交流活动寻求发展提供了可鉴之处。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